

□刘 郎

乡情之味

——《青海日报》副刊文章二题读后记



周末漫笔

编者按

今年5月26日,本报刊发了两篇描写青海风物的稿件。刘郎先生读后,乡情涌动,提笔写下这篇文章,深情回忆了他在青海的相关生活场景以及感受到的醇厚民风。

正如刘郎在文中所写的那样——“句句乡音到耳边”“乡情长在江河源”,刘郎先生的这篇文章,不仅是对两位作者的勉励,更代表着那些走出高原的西部之子,对于青海这片苍茫辽远大地的深情回望。



河湟人干农活,一缸子茯茶、两三块烤馍馍就是一餐午饭,虽然简单却也回味无穷。刘鹏 摄

刘郎是从青海走出去的文化名人。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,他在青海电视台担任编导期间,拍摄、编导了《天驹》《梦界》《西藏的诱惑》等多部反映青藏高原民族和地域文化的电视纪录片,屡获全国大奖,他创作的歌曲《青海人》等也广为流传。这些作品为青海文化增添了光荣和骄傲。

刘郎先生后来虽然移居江南,但却时时挂念着青海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。2021年,他受青海省文化厅的邀请,创作了歌曲《青海情》,一经发布就不胫而走,引起了青海人的广泛共鸣。

拜读马灼文友转发的两篇文章,让人浮想联翩。

这两篇文章,刊发在同一天,《青海日报》副刊上,讲说的都是青海风物,一篇是辛元戎先生的《说说河湟方言里的“锅盔灶灶”》,一篇是马有福先生的《馍饼锅盔里的草灰味》。于我而言,先看题目,就很感亲切,读过之后,就像是享用了刚刚做好的烤馍馍,余温尚在,余香满口。

前者从炊具的由来入手,后者以微距的视点聚焦,都关乎家乡的食物。两篇文章都不长,文风朴素,字句简洁,就像家常话,但是,它们描写食物的美妙,描写制作的过程,却活色生香,很是传神,尤其是它在上溯源流的时候,竟不动声色地挖到了河湟文化的根子上。

辛元戎先生在文章结尾处这样写道——

“河湟地区是中原文化向青藏高原延伸抵达的最西之境。历史上,戍卒、移民、和亲的公主带来了中原文化,并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融合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河湟文化。河湟人以传承中原文化为荣,一些汉族人家的老宅院至今还悬挂着一百多年前‘耕读传家’的匾额。当‘锅盔灶灶’一类古老的词汇,在普通话里已难觅踪影的时候,却依旧健旺地活在河湟人的乡言土语、烟火日常里。”

读到这里,不由得让人赞叹,因为文章的作者,已经将他所描述的风物,从博物学的层面,上升到了文史意义的观察视角。另外,文章的字里行间,也都洋溢着喜庆、愉悦、轻松与熨帖,通篇读下来,我感到,这两篇文章不但像风物志,倒像是清通可诵并充满炽爱的乡情散文。

二

我是小学三年级就由河北老家来到西宁的,在西宁长大,自然就算青海人。但是,真正让我了解到烤馍馍的制作过程,还是在1977年。

这一年,我参加青海省文化系统驻民和县新民公社的路线教育工作队,整整一年。最初,工作队的团长希望我留在千户湾团部做秘书,但我想,为了真正地深入生活,还不如下到村里去,于是,就分到了一个名叫地湾山的自然村。地湾山坐落于浅山地区的高位山区,山上用水,要下到山下的沟里挑,生活境况,可想而知。那时的生活,普遍地清苦,洋芋丝或是面片子,难得的加一点肉丁儿。人总是这样,无论在什么地方,住得久了,便会对所处的环境有感情,以至那土色的庄廓,蜿蜒的村路,连同青海习见的白杨树,都让人感到很温馨。

青海乡村的习俗,待客喝茶,都会在炕桌上配一盘烤馍馍,吃不吃的,总是礼数,加上熬煮茯茶的时候,

还会在里面加些适量的青盐,这就更显示了田家生活的特点。青海农家的庄廓院,大都有一口花台,种上牡丹芍药。盛夏的一天,我和房东对坐闲话,透过支起的窗户,瞥一眼院中的花台,竟蓦然想到了孟浩然,“开轩面场圃,把酒话桑麻”,这诗句与当时的感受,又何其相似也。

因为房东一家待我非常好,住得久了,就像一家人。房东王守祯,是一位民办教师,和善、乐观,而且挺幽默,我和他很是谈得来。房东的妻子,大家称她王嫂子,既是家里的主妇,又是队里的整劳力,每天地里收工,都是傍晚的时分,回到家里,放下背篋,只掸一掸身上的灰土,便紧忙着生火做饭,隐身于一灯如豆的灶台间。

一如马有福先生的文章所写,炊艺如何,几乎是青海本地衡量一位妇女能力的标准,而我的房东大嫂恰恰是在饭食的操持上,体现了她的技能。现在,因为读到《青海日报》副刊上的这两篇文章,我又想起了我的房东大嫂制作烤馍馍的情景——

烤馍馍的制作过程其实是非常讲究的,合面,发面,要求干净利

落,面不沾手;调和,盘整,要求有形有状,造型美观。进入烤制阶段,尤要掌握适度,因为烤馍的烤制,是先要埋入麦草,待麦草燃尽,再让草灰的余温慢慢烤熟它,所以,这烤制中的花台,竟全然想到了孟浩然,“开轩面场圃,把酒话桑麻”,这诗句与当时的感受,又何其相似也。

烤馍馍是一种耐放耐存的食品,平时也作为干粮用,犹记得那年六月六,我与王老师结伴去赶秧门的“花儿会”,数十里山路打来回,这烤馍馍就是路上的盘缠。那一天回来的途中,的确饿了,也幸亏有所带的烤馍馍来垫底,所以,那一天的适口充盈之感,四十年之后,仍然记忆犹新。

路线教育收队的时候,已经将近年关了,我是正月十五刚刚一过,就来民和的,一年相处下来,就要和房东一家分别了,彼此都依依不

舍。我走的那天,天很冷,而且还飘着小雪花,是王老师送我到千户湾。要上车了,他拿出一个小包裹,并说:“刘同志,要回西宁了,这两个烤馍,你哈带上吧。”

接过那个鼓鼓囊囊的小包裹,顺手一摸,那里面的两个烤馍馍,因为是房东大嫂早上刚刚做好的,竟然还有一点热乎呢。

三

平日里,我也喜欢看一点关于饮食的文字,这种文字,很多人都在写,而且作者中也不乏大作家。我最先迷上的,是梁实秋的《雅舍谈吃》,再后来则是唐鲁孙的《天下味》。这两位都出身贵胄,自小就是裘马轻肥的日子,长大了又都精于饮饌,所以,他们的饮食题材,一落笔就显得很丰富,再加上受过良好的教育,文字很是考究,尤以笔端的王孙气,别人没得比。但是,读来读去,读得多了,我也感到太老套,而且,它与一般读者的生活经历也相去甚远,对于我们这些童年时期就知道什么是饥荒的一代人,这些

文字,很难产生代入感。

人于饮食的习惯,人于食物的感情,都离不开生活的经历与饮食的体验,我之所以被《青海日报》副刊的这两篇文章所打动,恰恰是因为我与作者,有着相似的经历与相似的体验,从而产生了内心的共鸣。

这两位作者,我并不认识,但我相信,我与他们,有着共同的乡怀,与一样的乡根。——“乡根”一词,非我生造,我是从叶嘉莹先生那里借来的,叶先生久居海外而又眷恋家乡,炼出了一个“根”字,准确,形象,而且在语汇的层面也很有“根”,着实让人钦敬。

说到这里,想到了“乡情”与“乡愁”这两个相近的词汇。自余光中《乡愁》小诗传播后,人们多有袭用,但有时候也被用“拧”了。我以为,所谓乡愁,是指想念家乡的离愁别绪,而你明明就在你的家乡,又不是远隔千山万水,那还愁个什么劲呢?

其实,“乡愁”一词,并非余氏的原创,在我们的古典诗词中,时不时地都可以见到它,其中,郑板桥的《浣溪沙·老兵》一词,写乡愁尤其写得妙:

“万里金风病骨秋,创痍血渍院西头,戍楼闲闭破军裘。

少壮爱传家信,老年只话故乡愁,近来乡思也悠悠。”

这位老兵,或许就是辛元戎先生在文章里说到的来自中原的戍卒吧。

四

虽然我身住江南,但经常会收到青海广电的建军老友寄来的家乡特产,其中就有烤馍馍。时下快递便捷,邮路发达,隔天就会到。

今年春节前夕,我又收到了建军寄来的一个箱子,打开来看,除了烤馍馍,还有青海过年必不可少的油炸馓子、油炸花花之类。建军还说,这些东西,现在西宁的店里也都有的卖,但为了买得正宗些,还是跑到乡下买来的。

如前所说,烤馍馍是一种耐存耐放的食物,因为它是烤制的,一般不会坏。收到建军的心意之后,出于对友情的珍惜,我存放得很仔细,省着吃,为的是吃得长远些,好让它在遥远的江南,继续散发那来自湟流两岸的乡情之味。

小豆棚主人曰:大块文章,皆洋洋万言之宏篇大制乎?非也。今日所见《青海日报》副刊所载杂谈青海风物文字二篇,即又一明证也。文章所以称妙,在语言淳朴,在“言之有物”,在“辞达而已”,在异常传神。快读之后,不仅余香满口,而且搅动乡情,遂于感慨无已中,撰成俚语,以向作者编者深致敬也——

依依罢罢尚余甘,
句句乡音到耳边。
温若烤馍方离灶,
醇似茯茶又加盐。
方言可溯河湟史,
炊器能征彩陶年。
大块文章原来小,
乡情长在江河源。

陆文夫先生因有名著《美食家》,遂获美食家之称。先生尝言:“饮食之道,可分两大类,一种是华,一种是朴,华近乎雕琢,朴近乎自然,华朴相错是为妙品。华久则思朴,朴久则思华,轮流交替,互补互济,以求平衡。”余因拍摄《苏园六纪》,曾随侍先生有年,受教殊多,以上所言,再次回味,其语义岂止于饮食之道乎?

2023年新夏 撰竣于江南小豆棚

配图:青海省博物馆藏品:汉代灰陶灶。

关注

在一些人看来,生活中有些路似乎更容易走向“成功”的,比如希望发大财最好当“玩资本”的老板,幻想一夜成名最好是做主播。表面上看,世间发大财、成为网络顶流的人确实不少,但相对于庞大的“梦想者”队伍,成功的比率依然很低。

一个人最明智的或许还是心念一处。所谓“心念一处”,就是不顾种种利害,一生跟着自己的兴趣走,付出全部的血汗,花开不开、果结不结,都不去管它。

有位老人逝世已将近30年,人们不一定记得他的名字,却绝对不会忘记他翻译的哈代的《还乡》《德伯家的苔丝》《无名的裘德》,狄更斯的《游美札记》《大卫·考坡菲》,萧伯纳的《伤心之家》,亨利·菲尔丁的《弃儿汤姆·琼斯》等等广具影响的英语文学作品,他的翻译忠实精雅,一印再印,深受读者喜欢。可是很少有人知道,这位长期供职于北京大学西语系的翻译家,其英文主要是自学的,他哪怕看一场电影,也会选择英美原片,膝间还要放好纸笔,聚精会神,边看边听,遇到生僻字句,赶快摸黑记下来。80多岁时,他还出版了两部重要译著,一部稿子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译出,但有相当部分被毁损,他补译了数十万言,另一部绝大部分译于80岁至85岁,这5年当中的1800多个上午,无论寒暑、节假日,他始终伏案笔耕,从未放弃。

他就是著名翻译家张谷若。

心念一处

游宇明

球王贝利也是心念一处的人。他出生在巴西的贫民窟,从小连双鞋子都买不起,经常光着脚走路。然而,他从小喜欢足球,经常用破袜子做成球赤脚在烂泥地踢球,将双脚弄得鲜血直流也不放弃。11岁时,巴西前国脚瓦尔德马尔·德布里托在街头发现了贝利的踢球才华,收他为弟子。17岁时,贝利进入国家队,自此开始了自己的足球人生。贝利一生创造的辉煌一般人很难企及:1961年,在桑托斯队与弗洛米嫩塞队的比赛中,他连过对方9名球员破门得分;1964年,在桑托斯队与博塔福格队的比赛中,他创造了一人进8球的记录;1969年11月19日,他在马拉卡纳体育场打进了个人的第1000个进球。1970年,尼日利亚战火纷飞,政府军与反对派军队打得死去活来,当贝利宣布要在其首都拉各斯踢一场表演赛时,双方居然默契地发布公告:停火48小时,看球王踢球。贝利获得了许多荣誉,比如国际奥委会“20世纪最佳运动员”“首届劳伦斯终身成就奖”“FIFA百年最佳球员”等。

人的一生要面临许多诱惑,走捷径就是其中之一。老是算计着什么地方回报率最高,你会习惯性地往芸芸众生挤破头的地方走,虽然这样也可能出头,但很难成就其独特。心念一处呢,你去的也许特别崎岖,却不会那么拥挤,想流淌总能找到河道,想歌唱终将获得舞台。就像在高山之坡上栽下一棵树苗,虽然肥分不足,长得有点儿慢,假以时日,它必定会成为参天的大树。

心念一处能够培养一颗宁静的心。人生的成就固然决定于许多因素,比如家庭出身、所受教育、生活中的位置,但最重要的还是能静下来。一个人浮躁,很容易把别人的看法当成自己的意见;宁静了,你才会思考: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最有益的,如何做才可以抵达向往的高度。张谷若、贝利“心念一处”的时候,肯定没有想到日后的辉煌,但他们一定想到了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”这个道理。

世界很大,我们永远无法攀尽所有的高山,心念一处,在自己最喜欢、最熟悉、最能出彩的地方显出亮度,我们就不枉这一世的生命。